



# 第 1 章

## 第二語言習得的 相關議題探討

© 鍾鎮城



在現今語言教學領域裡，第二語言習得的概念之所以受到重視，原因之一在於目前學第二語言或外語的人數，有逐漸增多的趨勢。此種趨勢，漸漸的改變了過去僅以單一語言為母語或第一語言的慣性與思維。

這一章的內容，主要介紹當代第二語言習得領域所關注的課題，同時說明作為一位華語老師，若以第二語言習得的概念看待華語時，該如何以專業的角度，審視學生的第二語言習得現象。對此，我們分為以下兩節來加以敘述：第一節討論當代的主流議題；第二節則以華語課堂的實例，說明常見的第二語言課室實景。

## 第一節 第二語言習得當代主流議題

過去第二語言習得領域對於入門者提及所謂的基本概念時，常常經由先天與後天論、頻率與顯著性、輸入與輸出、習得與學習、流利度與準確度、標準化與非標準化等相對性的座標，快速的幫助入門者加裝 GPS（全球定位系統），以定位出第二語言習得領域習於討論的內容邊界。這樣以相對性引領眾人認識領域內涵的手法，有其必要性，因為就如光暗概念一般，若沒有見識過黑夜，就不知道何謂白天；也好似音樂裡的速度一般，若沒有所謂的緩慢，自然就無法襯托出相對下的快速感。

然而，第二語言習得領域在此相對性下所比較出來的知識叢集，也有一定的侷限性，因為在這樣的邏輯下，意圖表現的是一種追求天平兩端精準值的普世性。也就是說，若還是以光暗概念來比喻，此時，所謂的黑夜與白天就會變成是有固定與絕對答案的兩端。然而，如此發展出來的「固

定」與「絕對」又有什麼錯呢？其實，這不是對與錯的價值觀點評判問題，而是對於第二語言習得豐富現象的可解釋性問題。

若以「固定」與「絕對」來看待所有第二語言習得現象，不可避免地，由此會衍生出兩點必要思索與待解決的問題：一是相對性疆界的內容問題，就如黑夜與白天只是部分，並不代表人們所居住繽紛世界的所有時間，而且人們所感知的內容通常帶有經驗性、生理性、個別性與文化性；二是相對性疆界的詮釋權問題，這問題就好比是由誰來定義何謂緩慢及何謂快速一般？通常牽涉到階級與話語權高低的問題。

為了解決第一項問題及豐富目前第二語言習得領域的探索，當前的第二語言習得領域大量地出現個案研究，也鼓勵以個別族群、性別、場域、國家或語類等為個案，探討第二語言習得在其中的特殊性，再藉由特殊性以歸納或印證生理及心理感知的共同性。再者，針對第二項問題，學術研究與教學領域不斷的出現反思聲音，倡導探討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習得現象的必要性與急迫性，如華語、越南語、泰語、印尼語、興地語（Hindi）、旁遮普語（Punjabi）、韓語、日語、德語、法語、阿拉伯語、俄羅斯語、土耳其語等為第二語言之習得研究，以擴展第二語言習得視角的更多可能。

因此，在以下的第二語言當代主流議題介紹中，不僅會囊括部分的傳統相對性概念下的主流議題，以肯定及延續過去的學術成果；同時，考量華語教學課堂實務研究與文獻資源結合的必要性，所以，也會以教學者的同理立場，探討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在教與學相關場域下的應用、修正與詮釋。

### 議題一：語言習得與語言學習

一般而言，所有的議題討論都具有時代性。作為當代主流議題之一：語言習得與學習，這樣的討論假若沒有認知心理學及認知語言學於1950年代興起，繼而在1960及1970年代的蓬勃發展，語言習得一詞就

不會自 1980 年代至今仍被廣泛應用著。而這之中，更有 Krashen (1982, 1985) 這一位關鍵人物，為第二語言習得中「習得」一詞的推廣與討論，做出重大的理論貢獻。在此，針對習得與學習，可由下列兩點說明：第一、習得與學習之間的關係；第二、當習得的概念被應用於第二語言教學時，在教學現場所產生的影響與質變。

首先，針對第一點，自從習得被廣泛應用於第二語言教學現場以來，許多人在這一詞彙的解釋上常出現似是而非的情況。其中的關鍵之一，就是不了解習得與學習之間的微妙互動，就好像圖 1-1 的太極陰陽魚一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對性關係。在教師主導性比較強的情況下，可能（注意，是可能，而非絕對）會比較重視語言學習；而在學生主導性比較強的課室中，可能語言習得的成分會比較高。



圖 1-1 語言習得與語言學習之間的關係

再者，針對第二點，當強調習得時，事實上所注重的是習得者（也就是學生），在語言沉浸的過程中所產生的語言表現及差異。換句話說，在第二語言教學與學習過程中，強調習得，也就較意味著強調學生對於目標語（target language）的主體性：學生怎麼學，才是第二語言教室活動

的重心。這樣的觀點，迥異於過去在教室中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與學習觀點；因為，較重視的是過程、嘗試與引導，而非結果、操練與指導。關於習得與學習之間的細緻區別，將會在本書第二章中詳細討論。同時，也分別將於第五章及第八章，以教學法及華語閱讀教學為軸，說明第二語言習得與學習結合的真實樣貌。接下來，將介紹的是議題二：年齡與關鍵期。

### 議題二：年齡與關鍵期

語言學習到底於何時起步才會比較適當？是不是越早學越好（*Younger equals better.*），如此，以後的語言能力及社會成就會越高？這是許多語言老師常常會被問到，或是連語言老師自己也感到困惑的問題。在當代語言學討論裡，對於人類的語言發展到底有沒有關鍵期或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一說，幾乎可說已成定論：語言關鍵期確實存在。但是，應注意的是，所謂的確存在，是針對學習者所接觸的第一個人類社會所使用的語言而言。

再者，關鍵期事實上是一種生物時鐘的概念（*Brown, 2007*），必須與年齡放在一起討論。一般而言，在解釋所謂的關鍵期時，會先將年齡視作是心智與生理成熟的表徵，再順勢地，將關鍵期嵌入人從出生、成長、成熟、老化至死亡中的某一時期；而這一時期，通常等同於青春期階段。

結合以上兩段的敘述並加以統整，關鍵期對於語言習得的影響，在於一個人若在關鍵期前未習得任何人類社會所習用的語言，則這個人將在經歷青春期（關鍵期）的生理成熟階段之後，應可說再沒有精熟人類社會語言的可能。然而，這樣的現象是否適用於第二語言，這一直是第二語言習得領域中的討論議題。

當前，大致的共識是，一個人若在關鍵期之後才習得或學習第二語言，則可能會對於語音層面的腔調（口音）表現有所影響。對於語法及詞彙或是語用文化上的影響，目前研究上的結果是不顯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雖然在本書第三章中，對於關鍵期與年齡的議題會有更詳細的討論，

但在此想強調的是，可用成人或高二、高三以上學生學習第二語言的例子來看待關鍵期。如果關鍵期以後學習第二語言是注定失敗的，那麼全球的成人與高中學生花在第二語言學習上的努力也將是徒勞且無用？可是，真是這樣嗎？

以台灣屏東的某所高職為例，這所高職接納了五位國際高中職交換學生，經由短短三個月的華語學習，授課教師發現，其中三位女學生的華語程度在這段時間中，飛快的增長，幾乎已能以全華語的形式與人溝通，但另外兩位男學生的華語卻僅緩步發展。其中重要的關鍵因素，與學習者的學習策略、態度及個人特質有著極大的關係。因此，影響第二語言習得的因素極多，關鍵期或是年齡只是其一，尚有更多相對性的因素需要考量。

### 議題三：語用與策略學習

議題一曾提過，由於重視習得的概念，因而將教室中的主體存在，從教師轉換成了學生；更重要的是，開始給予學生的學習歷程更多的關注，而非僅將目光放在結果。所以，學生在學習歷程中，到底會發生什麼事？而老師又該如何從旁幫助？換句話說，學生如何學？甚至，學生應如何學才會更好？關乎第二語言習得的理論發展脈絡，於是就變成了早期第二語言習得討論的重點議題之一，而這當中所涉及行為及認知學派觀點，即是本書第四章所著墨的原典的詮釋觀點。

然而，語言策略的使用，必須是有目的性的，否則策略的價值便無法彰顯。一般而言，任何語言形式或媒介之最終目的，常會殊途同歸，那就是溝通。所以，學生該如何以更佳的方式學會所需的溝通策略？以及在真實生活中，人的真實溝通行為到底是如何？這二點就成了第二語言習得討論的焦點之一。

另外，在提及學習策略時，最廣泛被討論的學者之一就是 Oxford (1990) 的觀點，她把語言學習策略分成直接策略及間接策略兩大項。直接策略指的是與學生自身條件相關的範疇，或是說，對於目標語理解與運

用的第一層次處理方式，其中又可細分為：記憶策略、認知策略及補償策略等三類。而間接策略指的是，管理語言學習策略內容與運作的方式，其中也涉及了對於溝通模式與文化的理解；間接策略也可再分為三類，分別是：後設認知策略、情意策略及社交策略。

而論及溝通行為，事實上，若以口語為例，可以簡要地區分為語言行為及非語言行為。而在語言行為上，所出現的拒絕、禮貌、迴避等策略，都是第二語言領域的學者或是老師，在研究與教學時會特別關注的言談行為。另外，所謂的非語言行為，所指稱的現象，如：距離、眼神、表情、肢體動作、服飾衣著等等。以上這些議題與內容，將會在第六及第七章中再予以詳述。接下來，要說明的是在第二語言習得領域堪稱核心議題之一的中介語概念。

#### 議題四：中介語概念

本書所介紹的中介語概念，包含了第九與第十兩章。原因在於，目前在第二語言習得領域，中介語及石化有頗多值得著墨的地方，而石化的概念，事實上也是歸屬於中介語範疇的一環。

中介語理論的提出者為 Selinker (1972)。他認為當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在使用第二語言時，常常在語言表現上，會出現一些不屬於第一語言，但也同時不屬於第二語言的動態語言形式，他把控制這種語言形式的系統，統稱為中介語系統。Selinker 強調，第二語言學習者所表現出來的中介語，通常會具有反覆性、迴歸性與頑固性；換句話說，有可能會一再地出現。如果最後所出現的中介語形式都不變的話，此時，就可泛稱為石化現象。而之所以產生中介語系統及語言表現形式的原因，不外乎學習者對於一些語言規則過度地概括，還有語言訓練及學習策略所造成的策略遷移等等。

中介語概念之所以受到第二語言習得領域的重視，原因在於它為學習者使用第二語言時所表現出來的語言錯誤，找到了合理且具驗證性的解釋基礎；如此，證明了語言錯誤不是無的放矢，而是其來有自且可以分析

的。第二語言教學的老師及研究者知道語言表現錯誤的原因之後，就可以對症下藥，為學習者把脈，並提出合適的處方籤。也因為中介語解釋的廣泛性，以及第二語言教師及研究者，常常習慣透過學生的語言表現錯誤，來推斷學生的第二語言能力，所以，在第二語言習得領域裡，亦有不少人幾乎將中介語研究與第二語言習得研究劃上等號。

### 議題五：第一語言、第二語言與母語

人們在剛接觸或學習一個新的語言領域知識時，時常會發出喟嘆與抱怨：為什麼不統一用某個名詞來描述這個現象，而要創造出那麼多不同的名詞？但是，許多人一定有過一種經驗，即使群體中每個人所使用的語言及談論的主題都一樣，依然會發生雞同鴨講的語言事例。由此可證，創造出同一名詞與用法，未必是影響溝通的最重要因素。在此，所要解釋的就是第一語言、第二語言及母語這三者之間常令人摸不著邊際的使用。

一般而言，所謂的第一語言通常是指依學習的順序而言，第一個所接觸的語言；若同理可證的話，第二語言即是在學習上，學習者所接觸的第二個語言。而母語的概念，則與血緣及族群認同緊密相關，所以通常會涉及到所謂自決或是他決的語族（ethnolinguistic）概念。但是，語言會因人的移動遷徙、使用習慣、能力消長及動機興趣等因素而有著動態性的改變，也因此會讓第一語言、第二語言及母語這三者之間的關係變得撲朔迷離。所以，通常這三者的語言使用與解釋關係是相對的，受到圖 1-2 中所繪之至少九大因素的影響。

圖 1-2 中的九大因素分別為語言之場域、能力、使用頻率、學習順序、思考及認知、族群認同、自我決定、政策與規劃、人際。就以語言場域為例，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呈現了明顯的相對性。同樣是中文，在台灣的小學裡，可能被視為是第一語言的學習，但是，在印尼，大部分卻被視為是第二語言的學習。至於中文是不是小學孩子的母語，不管是在台灣或是印尼，這點都不一定，需要視其血緣與族群背景而定。如果再以能力為

例，這樣的相對性會更明顯。因為若將第一語言的假定等同於母語，則其（第一語言＝母語）能力不見得會優於第二語言，許多海外中文學校的父母都將中文視為孩子的母語或第一語言，但對於大部分的孩子來說，他（她）的當地國主流語言（第二語言）使用能力，可能遠遠地超越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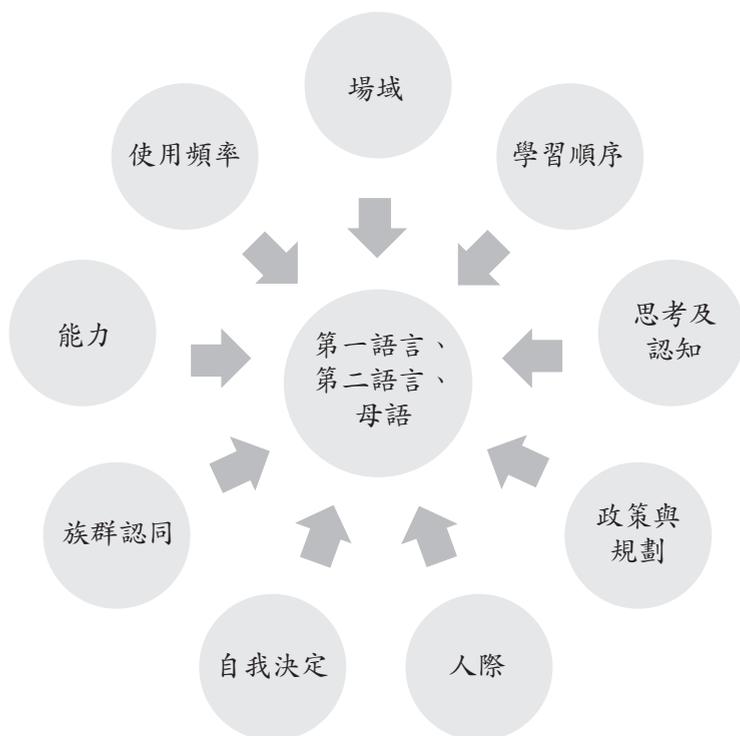


圖 1-2 第一語言、第二語言與母語之相對應關係圖

以上議題的說明，在於釐清當代對於第一語言、第二語言與母語三者之間的相對應與動態（dynamic）關係。不過，要提醒的是，對於雙語或多語家庭而言，母語、第二語言及第一語言的存在，常常會是複數的概念。換句話說，可能會有雙母語或是兩種第一語言存在的可能性。以上觀念的釐清，對於社會文化因素、語言規劃及教材編寫極為重要，對此，依序將於本書第十一章、第十四章及第十五章詳加探討。

### 議題六：文化、數位科技與語言

當前，提到第二語言習得，有一個絕不能忽略的議題就是：語言與文化及數位科技之間的相互連動關係。這項議題在晚近二十多年來變得極為重要，原因在於全球化及網路科技的發展，使得各地域的語言及文化，透過實體或虛擬以發生碰撞、交流、融合的機會大增。比如說，當代的我們如果臨時起意要吃泰式、日式或是義式料理，可能在各個都市的街坊都能找到；或是說，想了解遠方異國朋友的近況，除了電話、電子信件及臉書（Facebook）以外，可能透過 SKYPE、LINE、WhatsApp 或是 We Chat 就可以見到即時文字、影像及貼圖。以上這些，在過去都是無法想像的。

過去華語教學領域所談論到的文化與語言，一般來說較偏向於文化的內容與結果，且常常將焦點放在所謂的傳統文化上。這樣的概念，很像是一種華人社會文化史的操作與學習，強調的是對於過去先民文化生活與結果的學習。相反地，對於當代的華人社會文化與語言使用介紹不多，也不強調透過文化活動的參與及體驗，感受文化的所以然。以致於在文化課程內容上，與歷史課有時會混淆不清。可喜的是，如此的情況已有了改變。在第二語言習得領域，開始重視學習者的原生社會文化對於其學習第二語言時的影響；同時，更注重不同場域及不同主題，彼此之間的語用社群文化差異。

另外，華語教學在第二語言習得領域所講的文化，在走向上，這幾年的另一不同點，在於除了有許多學者大聲疾呼在華語教學裡，亦存在著第二文化的習得概念之外，同時，更確認華語教學的第二文化習得之主軸，還是應放在華語本身。換句話說，透過華人社會文化的理解、沉浸與參與，學習者可以更加習得或是增強華語使用的能力。

以上關於社會文化、數位科技與第二語言習得之間的互動關係，我們將在本書第十一、十二章中有更詳盡的內容描述。除此之外，歐陸與美國的漢學發展，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在過去的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學術及教

學場域中，每每以文學、地理、族群、歷史及政治為焦點，鮮少談及各地漢學系、亞洲研究系、中國研究系等學門中人，長久所經歷的華語習得歷程。所以，本書另闢專章，從吉光片羽的史料中，敘寫漢學家第二語言習得的策略及過程。關於此部分，請見本書的第十三章。

## 第二節 華語課堂裡的第二語言習得現象觀察

若從上述六大議題的面向來審視當代的華語課堂，則會有哪些現象值得華語老師或是研究者予以特別關注，且實際反映於華語教學應用中呢？

首先，在議題一方面，語言習得與語言學習之間的分野，如之前的陰陽太極圖一般，是一種混合的流動關係，而不是截然的壁壘分明。影響所及，可以在現今的華語課室中，看到老師時而會以真實性的教材或生動的影視媒體，讓華語學生沉浸在生活語言的使用情境中。時而，也會在課室中，發現老師極有組織地，從容易至困難、從簡單到複雜，以規劃華語學習的進程。事實上，強調第二語言習得的目的，是要華語老師在語言教學中盡量地趨近於習得的狀態，讓學生自然而然且有興味的學會華語的使用；最重要的是，將教室的主體回歸學生，讓華語教學所關注的重點放在學生的華語表現及學習歷程。這並不是說，老師的教學不重要，而是說，老師教學的專業性，在於他（她）能夠依據學生的華語習得現象，而動態地調整教學方式，以幫助學生更適才適性地習得華語。

再者，在議題二之年齡與關鍵期方面，華人社會裡常聽到的「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這句話，背後的理論基礎即是年齡與關鍵期。目前，台灣及中國的華語外籍學生，以華語語言生及學位生為主，這些學生大部分都是成人，所以，可以視為是一種已過語言關鍵期的成人華語教學。而中文學校，或是各地中小學及國際學校裡的華語課，學生大部分都是處於

或是未過語言關鍵期的青少年與兒童。年齡與關鍵期的概念，對於以此一生理成熟階段為劃分的這兩類學生而言，各代表不同的意義。成人華語的積極意義，在於第二語言的習得與學習，過語言關鍵期之後依然可行。然而，語言關鍵期對於兒童或青少年的積極意義，卻在於強調第一語言或是母語習得（可以是雙語或多語的概念）的重要性。

在議題三之語用與策略學習方面，這部分其實涉及非常多的自我學習及語用學概念。在自我學習方面，強調語言策略的關鍵原因，在於肯定語言習得與個人之間的相互關係。換句話說，是習得者自身在習得語言，所以，習得者自身是否已建構一定的以語言解決問題的技巧與知識，就變得至乎必要。在華語課堂中，許多老師逐漸重視閱讀與寫作策略的教學，原因即在於此。而關於溝通，這幾年在華語教學領域，我們認為最大的改變之處，就是開始強調語言的生活性。於是，在教材裡，會運用一些日常言談中常見的語言形式或是標記，讓學生學習如何透過華語，以呈現、詮釋並達成人際交流的目的。譬如，於感謝、道別、拒絕、歡迎、悲傷等等的正式及非正式語境中，該怎麼使用華語，才會顯得適當？這樣的思考趨向，至關重要。記得某華語老師曾提過一則事例：某一天，這位老師的英國籍學生問她說：「老師，我有一個台灣的好朋友，他的媽媽生病死了，他很難過。我可以說對不起嗎？我不知道我應該說什麼話才好。」於是，這位老師開始意識到，在華語課堂中，強調生活及實用華語的重要性。

另外，關於議題四的中介語概念，華語老師在教學中，越來越重視學生原有的語言背景於華語學習時的作用。因此，思考語言的遷移，以及石化錯誤的處理，就與思考中介語幾乎劃上了等號。當前的華語老師，對於學生在語音、語法及語用上的錯誤，如：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在華語課中說出：「我要去台灣明天」這一句話，其中，「明天」的語序錯置，就可以解釋為英語的遷移所致。是以，中介語的應用，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華語老師在教學專業上的建立。

而在議題五：第一語言、第二語言與母語，因為當前的華語教學課室

中，有些學生可能是華裔，有些學生可能完全無涉華人血統，有些學生更從小以華語為主要使用語言或是曾在台灣、中國等地生活；因此，第一及第二語言與母語之間關係的釐清，實有助於華語老師，能夠更精準的掌握華語學生的語族背景。況且，若有必要在同一間教室實施分層或是分能適性差異化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DI），也能更理解學生的語言發展脈絡，以及其學習期望。

最後，在議題六：文化、數位科技與語言方面，當前的華語教學裡，除了可見到華語老師對於傳統華人節慶的重視以外，也開始看到華語老師理解學生原生文化所做的努力。多元文化與多元語言的存在及追求，幾乎已成為了當代的主流價值。而透過社會文化活動的參與，並結合科技載具的應用，每每能誘發學生更高度的華語學習動機與興趣。譬如，以書法活動為例，曾見過一位美籍且曾在大學修過華語課的學生，專心致志地為了寫好「一」字，除了查找網路資料外，當下也在九宮格上由左而右的習寫了一個多小時。如此的動人景象，應是每一位華語老師每天都樂見的，而這就是社會文化、數位科技在第二語言習得中的重要性與魅力。

在這一章中，我們依序介紹了第二語言習得領域中的六大當代主流議題，同時，也透過當前華語課室裡的真實景象，印證這六大主題的存在與未來趨勢。接下來，我們將在第二章中，說明語言學習與語言習得之間的相互關係。

## ■ 參考文獻

- Brown, H. D. (2007). 第二語教學最高指導原則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廖柏森審訂, 林俊宏、李廷輝、羅云廷、賴慈芸譯)。台北：朗文。(原著出版年：2001)
- Krashen, S. D. (1982).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UK: Pergamon.

- Krashen, S. D. (1985).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New York, NY: Longman.
- Oxford, R. L. (1990).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What every teacher should know*. Boston, MA: Heinle & Heinle.